

毛姆经典文库·短篇小说

万事通先生

Mr Know-All

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杨建玫 姜遂祺 译

毛姆经典文库·短篇小说

万事通先生

Mr Know-All

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杨建玫 娄遂祺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事通先生 / 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著; 杨建玫, 娄遂祺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6. 3

(毛姆经典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499 - 0

I. ①万… II. ①毛…②杨…③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6798 号

毛姆经典文库·短篇小说

万事通先生

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 杨建玫 娄遂祺 译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次

印 张: 8.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71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499 - 0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电子邮箱: 843195700@qq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730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毛姆经典文学语录

月亮和六便士就在眼前。是为一份六便士的生活疲于奔命，还是为仰望心中那轮明月而有所放弃？

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。它在那里值勤站岗，监视着我们，以免干出违法的勾当。

改变一个好习惯容易；改变一个坏习惯谈何容易！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！

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。它几乎可以助你逃避生命中所有灾难。

人们常常发现：一位卸任后的首相当年不过是大言不惭的演说家；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也无非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。

一经打击就灰心泄气的人，永远都是失败者。

毛姆经典文学语录

爱情需要有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，要有体贴爱护的要求，有帮助别人、取悦别人的热情；它是自私的——如无显现，便是巧妙地遮掩起来了；还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腼腆和怯懦。

我们要容忍他人，如同容忍自己。

一个人落水了，游得好不好无关紧要；要紧的是他得挣扎出去，不然就得淹死。

要抬高一个人，最容易的办法是贬低另一个人。

要知道一个人的本质，让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。

人们嘴里说的请你批评，但心里要的是你的赞美。

目 录

午 餐 1

万事通先生 8

蚂蚁和蚱蜢 18

格拉斯哥来客 24

池 塘 40

未被征服的人 91

舞男与舞女 128

雨 152

家 206

母 亲 213

浪漫的年轻淑女 233

诺 言 246

珍珠项链 255

午 餐

我是在剧场看戏时见到她的。在幕间休息时，她向我招手示意，我便走过去，在她身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我已很久未和她谋面，若不是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她的名字，估计我这次几乎要认不出她来了。她饶有兴致地和我攀谈起来。

“哇，从我们初次见面到现在已事隔多年了。时光荏苒，你我都老了。你还记得我们初次会面的情形吗？你还邀请我吃了午餐呢。”

我能不记得吗？
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我住在巴黎，在拉丁区有一间狭小的公寓，从房间可以俯瞰到一片公墓。我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，可怜的收入只够勉强度日。她是我一本书的读者，给我来信讨论有关书的问题，我便回信向她致谢。没过多久，我又收到她的另一封来信。信中说她将路经巴黎，希望和我见面聊一聊，但她时间较紧，只能在下周四抽出空来。那天上午她要参观卢森堡公园，问我是否能在富瓦约酒店请她共进一顿简单的午餐。

富瓦约是法国议员经常光顾的酒店，以我当时的经济条件，对它是望而生畏的。但当时我被她信中的恭维话冲昏了头脑，再说我那时还年轻，还没有学会对女士说“不”（顺便插一句，几乎没有男人年轻时学会拒绝女士；到他们学会时，往往年事已高，无论说什么对女人而言都无关紧要了）。我兜里只有八十法郎（金法郎），维持我到月底的开销没问题。即使一顿简单的午餐也会花费我十五法郎。就算如此，如果我在以后的两周省下喝咖啡的钱，还是可以马马虎虎将生活应付过去的。

我便回信，约她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半在富瓦约酒店见面。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年轻，虽说有点姿色，但并非美丽动人。实际上，她已年届不惑（一个颇具魅力的年龄。若非初次相见，很难令人激情迸发，神魂颠倒）。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她那一口大牙洁白整齐，不过数量多得超过了实际需要。她十分健谈，但似乎更倾向于谈论她所了解的关于我的事情，我准备做一名认真的听众。

菜单拿来时我大吃一惊，价格之高远远超过我的预期。但她的话使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。

“我午餐从来不吃什么东西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可别这样！”我慷慨地答道。

“我只吃一道菜。我觉得，现在人们吃得太多啦。或许来点鱼还行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鲑鱼。”

哦，当时还不到吃鲑鱼的季节，就连菜单上也没有这道菜，但我还是问了一下侍者是否有鲑鱼。有，刚进了一条鲜美的鲑鱼，是酒店今年进的第一条鲑鱼。我便为我的客人点了这道菜。侍者问她，在等待烹制鲑鱼时是否还要些别的。

“不要了。”她答道，“我午餐只吃一道菜。不过，你们要是鱼子酱，我倒不妨吃一点。”

我的心微微一沉。我知道自己买不起鱼子酱，但又不便对她直言，只好叮嘱侍者一定要上一份鱼子酱。我只为自己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菜——羊排。

“我觉得，你吃肉食并不好。”她说，“不知道你在吃了像羊排这样油腻的食物后还怎么工作。我可不想让我的胃胀得难受。”

接下来的问题是喝什么。

“我午餐从来什么都不喝。”她说。

“我也不喝。”我随声附和道。

“白葡萄酒例外。”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，继续说道，“法国葡萄酒的酒劲比较小，有助于消化。”

“那你想喝点什么？”我问道。我虽然依旧好客，但已不

像先前那么热情了。

她露出洁白的牙齿，朝我嫣然一笑：“除了香槟，我的医生禁止我喝任何其他饮品。”

我想，当时我的脸一定发白了。我点了半瓶香槟酒，顺便又漫不经心地说医生绝不允许我喝香槟。

“那你喝点什么？”

“水。”

她吃了鲑鱼，接着吃鱼子酱，神采飞扬地谈论着艺术、文学和音乐。而我心里在犯嘀咕，不知道账单会花掉我多少钱。当我的羊排端上来时，她又煞有介事地告诫我说：“我看你午餐吃得太多，这个习惯不好。你为何不效仿我只吃一样东西？那样，对你的身体肯定大有好处。”

“我只吃这一道菜。”我说。这时，侍者拿着菜单又走了过来。

她装模作样地向侍者摆摆手，把他打发到一边。“不，不。我午餐从来不吃什么，就吃这一点。我不想多吃，也是为了谈话方便。我不能再多吃了，除非他们有大芦笋。如果没有品尝这儿的大芦笋，就这样离开巴黎将是莫大的憾事。”

我的心再次下沉。我在商店见过大芦笋，知道它们价格不菲，看到它们时我也常常馋涎欲滴。

“这位夫人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大芦笋。”我问侍者。

我真希望他说没有。侍者那牧师般大大的脸庞却露出了愉快的笑容，向我保证说，他们的芦笋又大，又好，又嫩，堪称极品。

“我一点也不饿，”她叹了口气，“但你要执意请我品尝的话，来一点儿也无妨。”

我只好为她要了一盘芦笋。

“你不吃点儿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从来不吃芦笋。”

“我知道有些人不爱吃芦笋。事实上，你吃的那些肉倒了你的胃口了。”

在等着芦笋送上来时，我突然慌了起来。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我还能剩下多少钱来维持这个月的开销，而是我兜里的钱还不够付账。要是我差了十法郎而不得不向客人借钱，那就太难堪了！我可丢不起这脸！我很清楚我的兜里到底有多少钱。一会儿后，倘若钱不够付账，我决定这么办：把手往口袋里一摸，故意惊叫一声，跳起来说钱被小偷偷走了。当然了，如果她的钱也不够付账，那场面就尴尬了。那时，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将我的手表抵押出去，以后再来赎回。

芦笋端了上来，个个又粗又大、鲜嫩多汁，令人垂涎欲滴。诱人的奶油香味直钻我的鼻孔，就像耶和华嗅到虔诚的犹太人供上的烤得香喷喷的供品一样。我一边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寡廉鲜耻的女人将芦笋大口、大口地往嘴里塞，一面彬彬有礼地给她讲着巴尔干半岛戏剧界的现状。她终于吃完了。

“要咖啡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好的，就来一杯咖啡冰淇淋吧。”她回答说。

到了这时，我也豁出去了，便给自己要了杯咖啡，给她要了杯咖啡冰淇淋。

“你知道，有一点我特别相信，”她边吃冰淇淋，边说，“一个人在吃过饭站起来时，应该感觉还能再吃一点儿。”

“你还饿吗？”我有气无力地问道。

“哦，不，不饿了。你看，我一般不吃午餐。早上喝一杯咖啡，直到晚上才吃饭。即使偶尔中午吃午餐，我向来最多只吃一道菜。我这也是在劝你啊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啦！”接着，更糟糕的一幕出现了。我们在等咖啡的时候，领班的侍者手里拎着满满一篮子大桃向我们走过来，虚伪的脸上堆满了殷勤奉承的笑容。那些桃子颜色鲜红，红得酷似纯真少女羞涩的小脸蛋；色调之瑰丽，犹如一幅意大利风景画。那时的桃子肯定还没到上市季节，只有上帝才晓得它们值多少钱。不过，我稍后就知道了它们的价格——我的客人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漫不经心地随手拿起一个桃子。“你看，你吃了一肚子肉！”——她是指我那一块小得可怜的羊排——“现在什么也吃不下了。而我不过随便吃了一点，还可以再享用一个桃子。”账单呈上来了。买过单后，我发现兜里剩下的钱连像样的小费都不够付了。当我向侍者付小费时，她的目光在我留给侍者的三个法郎上停留了片刻。我知道，她一定觉得我很吝啬。

走出酒店时，我面临的情形是：身无分文，我要如何度过这个月。

“跟我学学！”她边和我握手，边说，“午餐最多只吃一样东西。”

“我会做得更好。”我回敬道，“晚餐我什么都不吃了。”

“幽默家!”她开心地喊着,然后跳上一辆出租马车,“你是一个十足的幽默家!”

不过,我最终还是报了仇。我自认为不是报复心极强的人,但当不朽的神灵也被触怒并干预此事时,我自鸣得意地静观这个结局的发生想必也是可以原谅的。如今,她的体重已重达二十一英石^①。

^① 大概相当于二百九十四磅。

万事通先生

认识马克思·凯兰达之前，我潜意识中就有点儿讨厌他了。

那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，远洋客运航线异常繁忙，很难预订到舱位。客运代理人不管替你订到何种舱位，你都只能凑合着接受；单人舱就别指望了。很高兴我订到了一个双人舱。

但在得知同舱客友的名字时，我有点儿大失所望了。“凯兰达”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紧闭的客轮舷窗，连一丝夜风也

吹不进来。十四天和任何人住同一客舱，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（我要从旧金山到横滨）。不过，要是我的舱友叫“史密斯”或“布朗”，我也不至于这么沮丧。

我登上客轮后，发现凯兰达已将行李放到了下铺。一看到他，我就不大喜欢他那副尊容。他的手提箱上贴了很多标签，一只盛放衣服的箱子巨大无比。他已把洗漱用品从手提箱里取了出来。他是有名的“科蒂先生”香水的老主顾。因为我在洗脸盆架上看到了他摆放的这个牌子的香水、洗发精和润发油。他的黑檀木牙刷上镶嵌着镀金的名字缩写，但有些污浊不堪。

我对凯兰达一点儿也不喜欢，就到吸烟室去要了一副扑克牌打发时间。我还没开始玩，一个人向我走了过来，说他猜我是某某某，还问我对不对。

“我叫凯兰达。”他微笑着补充道，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。接着，他又坐了下来。

“哦，是的。好像我们住在同一个客舱啊。”

“这也可以说是运气！你难以想象得到，是和谁同住一个客舱吧。听说你也是英国人，我十分高兴。在国外，我觉得我们英国人应该团结在一起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

我眨了一下眼睛。“你是英国人吗？”我问得似乎有点儿笨拙。

“当然啦。你不会说看起来像美国人吧？我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。本来就是。”

为了证明自己的话，凯兰达先生从口袋里拿出护照，在我

鼻子底下轻轻晃了晃。

乔治国王属下的臣民真是千奇百怪。凯兰达先生五短身材，体格强健，黝黑的脸膛刮得干干净净，鹰钩鼻子肉乎乎的，一双大眼睛熠熠闪烁，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油光发亮。他口齿伶俐，但绝非英国口音，说话时还伴有夸张的手势。我敢肯定，仔细检查一下他那本英国护照就能拆穿他的假话，凯兰达先生一定出生在比英国更湛蓝的天空下。

“想喝点儿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我狐疑地看着他。禁酒令正在执行，很显然船上绝对禁止饮酒。况且不渴的时候，我也闹不清自己是更讨厌姜味汽水还是柠檬水。

凯兰达先生向我露出了东方人狡黠的微笑：“威士忌苏打水还是马提尼，只需说句话。”

他从两个后裤兜里掏出了两个细嘴酒瓶，放到了我面前的桌子上。我选了马提尼。他又喊来服务员，要了一杯干冰和两个杯子。

“这鸡尾酒很不错。”我说。

“哦，这玩意儿我有的是。如果你在这艘船上还有其他朋友，可以告诉他们你结识了一个哥们儿，全世界的酒他那儿都有。”

凯兰达先生很健谈。他谈到了纽约和旧金山，还评论戏剧、绘画和政治。他也是个爱国者。虽然英国国旗只是一块令人肃然起敬的布料，但如果让一位从亚历山大港或贝鲁特来的绅士挥舞它，不禁令人觉得多少有些不太庄重。凯兰达先生看起来很随和，我也不想摆谱自抬身价。可我还是觉得，和一个

完全陌生的人交谈时，他在我的名字前加上“先生”之类的尊称是必要的。凯兰达先生显然想让我更自在些，对我并没有使用这种敬称。

我真的不喜欢凯兰达先生。他刚坐下时，我把扑克暂时放到了一边。可现在我觉得，我们只不过初次谋面，就谈了这么久，就继续玩起牌来。

“把‘3’放在‘4’上。”凯兰达插嘴说。还有什么比这更烦人的！你在玩牌，才翻起一张牌，还没看清它是什么，旁边却有人告诉你该把这张牌放在哪儿。

“就要通关了！就要通关了！”他嚷道，“把‘10’放在‘J’上。”我强忍着怒火和憎恶，玩完了那把牌。

这时，他一下子把扑克抢了过去。“你喜欢玩扑克魔术吗？”

“不喜欢。我讨厌用扑克变戏法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来，让我给你露一手！”

他给我表演了三种戏法。然后，我对他说，我得下去到餐厅占个座位。

“哦，那你就别操心了。”他说，“我已经给你占了座了。我想，既然咱们同住一个包舱，也应该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嘛。”

我真不喜欢凯兰达先生啊！

他不仅晚上和我同住一个客舱，一日三餐还非要跟我挤在同一张桌上吃饭，就连在甲板上散步也要紧跟着——你还没法斥责他。他从未想到自己并不受欢迎，反而确信你也一定想见到他，就像他乐于见到你一样。假如你在自己家，你一定会飞